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藍公案 第九則 賊輕再醮人

餘既兼潮篆，車塵僕僕兩邑間。一日，過部門，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。中一童曰：「橫逆哉！剝婦人至赤身，可殺也。」又一童曰：「新婚遇此，慘甚矣。以輿夫蔽褲為新婦嬌裝，當日如何下車，如何入室？恐是夜合疊，乃夫不能無疑也。」又一童曰：「疑亦將如之何？乃夫尚畏懼，不敢控告，奚怪彼鼎鼎者哉！」

餘聞大駭，停車詢之，諸童皆笑而走。命牽一童臂以來，乃言：「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，惡賊十數輩，橫行無憚。此月二十日，要行嫁者於途，拉新人出自輿中，摩頂放踵，皆剝奪以去。乞留一下衣蔽體，亦不從。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言之處。及賊去，輿夫憐之，解蔽褲與之週身。」

餘曰：「噫！而言過矣。行嫁則迎親多人，豈能袖手旁觀？」

多人則衣衫可讓，何至用輿夫蔽褲？且為之夫者，又肯默不告官，無是理也。」牧童曰：「貧家無多人親迎。告官不能致之死，非徒無益，且反禍焉。彼窮凶極惡之流賊，殺人放火，靡不敢為。誰復以身試虎口耶！」問娶妻者姓名，曰：「不知。」

問諸賊各何姓名，曰：「尤不知也。」餘心識之，歸而遣人密訪，未能得其詳。

先是，十八日，餘方抵潮署事。十九日黎明，有以白晝搶劫來告者陳日耀、陳日光、林嘉升云：「於是月望日，在雙山遇賊十餘。刀挺交下，三人皆僕地，裂顛划足，銅錢衣被劫奪一空。熟識三賊，鄭阿載、鄭阿惜、劉阿訟，皆溜天極惡，無人不知，無人敢告，無人能捕之賊也。時以公未蒞任，稟明縣尉驗傷，今未平復。」餘笑曰：「既無人能捕，何告為？」日耀等泣曰：「某言其平日耳。幸公蒞止，可仍聽道路荊棘，貿易不得安生乎？」

餘飛差星夜往緝，遂於二十二日弋獲劉阿訟以來，召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。阿訟昂然曰：「是也，奪其錢六千，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，尚存蔡阿繼家中，未分散。」問：「同黨幾人？」曰：「鄭阿載、鄭阿惜、蔡阿繼、張阿祿、莊阿泛、廖開揚、馬克道，與我共八人耳。」問：「汝等諸人，聚居何所？」曰：「我輩皆不敢回家，在山中閃爍往來，草棲岩宿。」

惟蔡阿繼、廖開揚二人在家，窩接物件。」問：「平日行劫幾處？」曰：「多矣，難記憶也。」問：「下海劫船與否？」曰：「此則無之。」

因設法購緝，復於二十六日擒獲鄭阿載、鄭阿惜、張阿祿、莊阿泛、蔡阿繼、廖開揚以來。皆不待刑訊，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。

餘見鄭阿載、阿惜尤奇凶，心惡之。問平素劫奪幾何，亦云久而忘記。止近此數日內，言之歷歷，則雙山行嫁一婦人預焉。問所劫婦人何賊。阿載言：「貧人無他長物，止銀簪、耳環、戒指、衣裙，寥寥數件而已。」問：「同劫幾人？是誰下手？」曰：「同劫仍此八人，下手加功，則我與阿惜、阿訟、馬克道四人耳。」問：「行嫁則迎親多人，汝等敢突出橫劫，非百十人不可，言八人、四人者，妄也。」命夾之，則大呼曰：「再醮之婦耳，焉有許多人之迎？我等實止八人。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，獨何為以此相欺？今即言百人千人，亦不過一死而已，寧能於死之外別加我罪乎？」

餘拍案數之曰：「汝等不為善良，甘心作賊。昇平世界，白日行劫，得財傷人，罪當死，一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奈何橫加剝厚？且不顧新婚，使人夫婦一生抱痛，罪當死，二也。汝剝奪新婦，一絲不留，且分持其體而聚觀，如此厚人，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，罪不容以不死，三也。」阿載、阿惜皆曰：「我等作賊，為貧所驅。劫害多人，死亦無怨。至於剝辱，乃再醮之婦，何新婚之足云？彼自家不存羞恥，則其體亦盡人可觀，未必衣服之去留，遂為關係也。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控告，則此事亦可不必深究矣！」

餘笑曰：「噫！婦人之不可再醮也，如是夫。雖盜賊，猶將輕之，況讀書明理言節義者乎？此事亦姑置勿論。但積凶行劫已多，法不可活。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，治罪有餘。惟是通詳每多漏網，而無辜牽累，餓殍途中，殊堪憫側。俟枷號滿日再議，可也。」

即令廖開揚起出銅錢、衣衫裘被等物，付陳日耀、陳日光、林嘉升，當堂領回。馬克道候獲日按法懲治，餘皆痛杖大枷，發四城門示眾。

阿訟，阿載、阿惜為邑人所痛恨尤深，環觀者千百，皆嚼齒指罵，或擊以泥沙，燻以草火。而彼婦之丈夫，亦從人群中潛錐其股，灼巨艾灸之。阿惜咬舌而死，阿載等不數日皆先後畢命。潮人相舉於加額稱大快。

阿祿、阿繼其後亦皆病斃。惟莊阿泛以頭觸庭階，自稱能改過，從寬杖責，與之小枷。阿泛竟帶枷逃脫。未及兩月，又以謀財劫殺郭君芳命案獲出，按問如律。

譯文我兼任潮陽知縣以後，風塵僕僕，乘車來往奔忙於普寧、潮陽兩縣之間。

一天，經過部門，看見有幾個牧童在河邊閒聊。其中一個小孩說：「太強暴了！竟然把人家婦女扒光，真該殺。」又一個小孩說：「新婚的時候遇到這種事，慘透了。拿輿夫的破褲，子來給新娘做新婚的衣服，當時怎麼下車，怎麼進屋？恐怕當天晚上入洞房，他丈夫也不能不懷疑。」又一個小孩說：「懷疑又能怎麼樣？丈夫害怕，不敢控告，那些強盜毫無人性也就不奇怪了。」

我聽到後，極為吃驚，停下車問他們。幾個小孩都邊笨著邊跑開了。我就讓差役抓住一個小孩胳膊拉了過來。這個小孩就說：「在烏黃隴和惠來縣交界那一帶，有十幾個兇惡的盜賊，橫行無忌。這個月二十那天，這些傢伙在路上劫住一伙送親的，把新娘從轎裡拉出來，把新娘穿的服飾，從頭頂到腳跟全扒了下來。新娘哀求留下一件下衣遮身子，也不答應。這些傢伙還圍著仔細觀看那女人不可說出的地方。等到賊人離開了，輿夫可憐她，脫下自己的破褲子送給她遮下身。」

我說：「哎！你說的不對。送親會有許多人迎親，怎能袖手旁觀？人多，就有許多衣服可讓給新娘，哪裡用得上輿夫的破褲子呢？而且作為她的丈夫，竟然不向官府告狀，不會有這種道理。」牧童說：「窮人家沒多少迎親的。向官府告狀，又不能把這些人處死，不但沒有好處，反倒要招來禍害。那些傢伙是窮凶極惡的草寇，殺人放火，沒有什麼不敢作。誰又願意把自己身子往老虎嘴裡送呢！」問他娶親的人姓名字，他說：「不知道。」我又問他賊人都叫什麼名，他說：「更不知道了。」我心中記下這事，回去後派人秘密查訪，但沒有能瞭解到詳情。

在這之前，十八那天我剛到潮陽上任辦公，十九一早，就有因白晝被搶劫來告狀的陳日耀、陳日光、林嘉升說：「這個月十五那天，在雙山碰上十幾個賊人，刀棒交加，我們三人都被打倒在地，連頭帶腳都被打破了，錢和衣物被劫奪一空。我們認識三名歹徒叫鄭阿載、鄭阿惜、劉阿訟，他們罪惡滔天，無人不知，但沒人敢告，也沒人能逮捕他們這些惡賊。當時老爺還沒上任，我們向縣尉稟明，驗了傷；到今天傷口還未平復。」我笑著說：「既然沒人能逮捕這些賊人，你們為什麼又來告狀呢？」陳日耀等人哭著說：「我們說的是以往。現在幸虧老爺到任，還能仍舊讓路上行人不安寧，往來貿易擔驚受怕嗎？」我派出差役連夜出去捉拿，終於在二十二這天捕獲到劉阿訟來。叫陳日耀三人和他公堂對質，劉阿訟供認說：「是的，搶了他們銅錢六千文，衣裳、棉被之類共七件，還存在蔡阿繼家裡，沒有分散。」我又問：「你們同黨一共幾人？」他說：「鄭阿載、鄭阿惜、蔡阿繼、張阿祿、莊阿泛、廖開揚、馬克道，連我一共八個人。」我又問：「你們這些人，聚集在什麼地方？」他說：「我們都不敢回家，在山中躲躲藏藏，來來往往，呆在草中，住在山洞。只有蔡阿繼、廖開揚二人在家，接受、窩藏東西。」我又追問：「一向你們劫了多少地方？」他說：「那多了，設法記住。」我又問：「你們下海劫船沒有？」他說：「這倒沒有。」

於是，我派人設法緝捕，又在二十六擒捉了鄭阿載、鄭阿惜、張阿祿、莊阿泛、蔡阿繼、廖開揚。還沒上刑他們就招供了，和

劉阿訟所說的完全符合。

我看鄭阿載、鄭阿惜尤其兇惡，心中很討厭這兩個傢伙。

問他們平常劫奪了多少人，他倆也說時間長忘記了，只有最近一些日子的事記得清楚，包括劫奪雙山出嫁婦女衣飾的經過。

問他們從這個婦女身上搶去了哪些東西，鄭阿載說：「窮人無什麼多餘的東西，止有銀簪、耳環、戒指、衣裙寥寥幾樣罷了。」我追問說：「參與搶劫的有幾個人，是誰直接動手的？」

他說：「參與搶劫的還是我們八人。直接下手的，那是我和阿惜、阿訟、馬克道四個人。」我又問：「出嫁有許多人迎親，你們敢突然橫加搶劫，沒有百十來人不行，說八個人、四個人，那是胡說八道。」我下令把他夾起來。他就大叫道：「那是再嫁的女人罷了，哪裡有許多人迎親？我們實實在在就八個人。今天各種事我都直說不加隱瞞，為什麼用這欺騙老爺？我就說一百人、一千人，也不過一死罷了，難道能在死罪以外另給我加些罪嗎？」

我拍案指斥他們的罪惡說：「你們不干好事，甘心作賊，清平世界，白日搶劫，劫財傷人，犯罪應該處死，這是一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為什麼對婦女橫加侮辱，剝去衣裳，不顧人家新婚，使人家夫婦抱憾終生，犯這種大罪應該處死，這是二。你們奪取新娘的衣服，一絲不留，圍著觀看，像這樣侮辱人，實在是天地鬼神所共同痛恨的事，犯這樣的罪不能不處死，這是三。」鄭阿載、鄭阿惜都說：「我們這些人作賊，是被窮困逼的。搶劫殘害多人，死了也沒什麼怨恨的。至於那天被我們扒去衣服侮辱的，是一個再嫁的女人，哪裡說得上什麼新婚呢？」

那女人自己再嫁，不存羞恥，那麼她的身體也就誰都可以看了，這同衣服扒不扒掉有什麼關係呢？她丈夫也不敢出來控告，這件事可以不必探究了。」

我笑笑說：「唉！婦女不可改嫁，就是這樣呵。即使是盜賊，也還對這種人看不起，何況知書識理、講究節義的人呢！」

這事先放下不去管它。但你們這些惡人一貫凶狠殘暴，屢屢搶劫，法律已不允許你們再活下去。僅僅就搶劫傷害陳日耀等人這一案件，對你們治罪已經綽綽有餘。只是通報呈文經常有漏網的，而且會牽累許多無辜的人，致使有人餓死在路上，讓人憐憫哀傷。等你們戴上枷示眾期滿的時候再說。」

我就命令廖開揚拿出銅錢、衣服、被子等東西，交給陳日耀、陳日光、林嘉升當堂領回。馬克道等抓獲那天再按著法律懲辦；其餘的罪犯痛打一頓，帶上大枷，分發到四面城門示眾。

劉阿訟、鄭阿載、鄭阿惜三名賊人，尤其為縣裡人所痛恨，圍觀的人成百上千，都咬牙切齒指著他們怒罵，有的人還用泥沙打他們，用草點著火燒他們。那個被他們侮辱的婦女的丈夫，也在人群裡偷偷用錐子刺他們的大腿，點上大蒿子燒他們的皮肉。鄭阿惜忍受不住，咬碎舌頭自殺；鄭阿載等人，不幾天也先後一命嗚呼。潮陽縣百姓舉起手放在額頭上，連稱大快。

張阿祿、蔡阿繼以後也都病死了。只有莊阿泛用腦袋碰著院子裡的台階發誓，自稱一定能改過自新。我便對他從寬處治，打板子較少，還只給他戴一面小枷。不料，他竟然帶著枷脫逃。

但不到兩個月，他因為謀財劫殺郭君芳性命一案被抓獲，接著按律被審問、懲辦了。